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二

130
12

12
130
12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

經部二十

禮類二

儀禮注疏十七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

傳凡有三本一日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

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

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

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

東學

1152
1330
12

所錢其
有鞠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 經部 禮類二

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日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日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一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

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冠禮闌西闕外句注古文闌爲棊闕爲蹙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爲嘏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

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哲二家之疏定爲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歷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翹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

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粹不能校故訛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儀禮識誤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乃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淳爲之校定因舉所改字句彙爲一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嚴之重

刊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覈訂異同最爲
詳審近世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
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
錄成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適在永樂大典闕卷中
則不可復考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人所罕讀難
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
氏釋文亦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澐忠甫校定印本
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爲最勝今

觀其書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
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
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謬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槧
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略其有功於
儀禮誠非淺小今覆加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
瑕不掩其原本殘闕數處亦考訂補輯附於下方
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
三卷考澐自序言袁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
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爲三卷則宋志一卷爲傳

寫之誤明矣今仍釐爲三卷存其舊焉

儀禮集釋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寶之廬陵人官至福建路撫幹案文獻通考引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乾道閒有張淳始訂其譌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旨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云云則如圭當與朱子同時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如圭淳熙癸丑進士文

獻通考引振孫語又作紹興癸丑進士考淳熙紀元凡十六年中閒實無癸丑紹興癸丑爲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儀禮乃在晚歲疑當爲紹熙癸丑陳氏馬氏竝譌一字也宋自熙甯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又撰綱目釋宮各一篇世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云俱未見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排纂成書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尙十五篇惟鄉射大射二篇在永樂大典

闕卷內其綱目一篇亦闕無從考補姑仍其舊然
已得其十之九矣儀禮一經因治之者希經文併
注往往譌脫如圭生於南宋尙見古本今據以校
正補注疏本經文脫字二十四改譌字十四刪衍
字十補注文脫字五百有三改譌字一百三十二
刪衍字一百六十九竝參考唐石經及陸德明經
典釋文張淳儀禮識誤及各本文句字體之殊應
加辯證者不勝指數各附案語於下方其鄉射大
射兩篇如圭之釋雖佚亦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

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本補經文脫字七改譌字
四刪衍字二補注文脫字四十一改譌字三十九
刪衍字十七以成儀禮之完帙如圭舊本本十七
篇篇自爲卷其閒文句稍繁者篇頁太多難於分
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釋宮則仍自爲一書別著
於錄焉

儀禮釋宮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旣爲儀禮集釋又爲是書以考
論古人宮室之制仿爾雅釋宮條分臚序各引經

記注疏參考證明如據顧命東西序東西夾東西房之文證寢廟之制異於明堂而不用鄭志成王崩在鎬京宮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諸侯之說

案鄭志此條見顧命孔疏

又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

注而據聘禮賓館於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其辨析詳明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抵類此非以空言說禮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載其文與此

大略相同惟無序引宋中興藝文志稱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疑朱子固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爲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蘇軾書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冊遂誤編入軾集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古者宮室皆有定制歷代屢更漸非其舊如序楹楣阿箱夾牖戶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尙不能備知其處則於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

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殊失其真是編之作誠治儀禮者之圭臬也宋陳汝嘗序集釋刻之桂林郡學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傳惟永樂大典內全錄其文別爲一卷題云李如圭儀禮釋宮蓋其所據猶爲宋本今據以錄出仍與集釋相附其閒字句與朱子本稍有異同似彼爲初槩此爲定本今悉從永樂大典所載以存如圭之舊焉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內府藏本

宋楊復楛復字茂才號信齋福州人鄭逢辰爲江西漕以所撰儀禮經傳通解續獻於朝贈文林郎是書成於紹定元年戊子書錄解題謂成於淳祐中蓋未核其自序也序稱嚴陵趙彥肅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於朱子朱子以爲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佳復因原本師意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說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繫之以圖凡二百有五又分宮廟門冕弁門牲鼎禮器門爲圖二十有五名儀禮旁通圖附於後其於是

經可謂用心勤摯惟是讀儀禮者必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衆目皆有所麗是書獨廢此一門但隨事立圖或縱或橫既無定向或左或右僅列一隅遂似滿屋散錢紛無條貫其見於宮廟門僅止七圖頗爲漏略又遠近廣狹全無分數如序外兩夾劉熙釋名所謂在堂兩頭故曰夾是也圖乃與房室竝列則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

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牲饋食禮豆籩錡在東堂注云房中之東當夾北者皆茫然失其處所矣門與東西塾同在一基圖乃分在東隅西隅則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無其地及士冠禮擯者負東塾之類皆非其處所矣如斯之類殊未能條理分明然其餘諸圖尙皆依經繪象約舉大端可粗見古禮之梗概於學者不爲無裨一二舛漏諒其初始之難工可也

儀禮要義五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

九

宋魏了翁所撰九經要義之一於每篇各為條目而節取注疏錄於下方與周易要義略同蓋其著書本例如是也儀禮一經最為難讀諸儒訓詁亦稀其著錄於史者自喪服諸傳外隋志僅四家舊唐志亦僅四家新唐志僅三家今惟鄭元注賈公彥疏存耳鄭注古奧既或猝不易通賈疏文繁句複雖詳贍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明朱子語錄謂其不甚分明蓋亦有故了翁取而刪剝之分臚綱目條理秩然使品節度數之辨展卷即知不復

以辭義轉轉為病其梳爬剔抉於學者最為有功雖所採不及他家而儀禮之訓詁備於鄭賈之所說鄭賈之精華備於此書之所取後來詮解雖多大抵以注疏為藍本則此書亦可云提其要矣

儀禮逸經傳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掇拾逸經以補儀禮之遺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喪禮取之禮記曰公冠禮曰諸侯遷廟禮曰諸侯釁廟禮取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禘於太廟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
所引逸文其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
其原文蓋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其引二戴
記著所出鄭注不著所出則與王應麟鄭氏易同
由古人著書不及後來體例之密不足異也其傳
十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冠儀曰昏儀曰士相見
儀曰鄉飲酒儀曰鄉射儀曰燕儀曰大射儀曰聘
儀曰公食大夫儀曰朝事儀其鄉射儀大射儀取
禮記射義篇所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釐之爲

二其士相見公食大夫二儀則取宋劉敞之所補
敞擬記而作者尙有投壺儀一篇亦見公是集中
澄偶遺之明何喬新嘗取以次朝事儀後并爲之
跋通志堂刻九經解復佚其文蓋所據乃未補之
舊本非喬新本也又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第二
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
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
至東漢鄭康成注三禮曾引之天子巡狩禮云制
幣丈八尺純四狝中霽禮云以功布爲道布屬於

几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
貢禮云純四狝制丈八尺禘於太廟禮云日用丁
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
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
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
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
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
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王居
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弓鞬禮之謀

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
又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
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
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
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
居明堂禮云母宿於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
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
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
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

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母懼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轍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又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醪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

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喪皆尙左手又云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則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較之汪克寬書則條理精密多矣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慎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朱彝尊經義考謂有

年所進卽澄此本逸經八篇傳十篇適符其數其說似乎有據今世傳內閣書目惟載澄書不著有年姓名蓋當時亦知出於澄矣

儀禮集說十七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元敖繼公撰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家於吳興趙孟頫嘗從受業後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是書成於大德辛丑前有自序稱鄭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刪其不合於經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

又疑喪服傳違悖經義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年務詆漢儒之餘習然於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駁所不取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蓋繼公於禮所得頗深其不合於舊說者不過所見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矯激以爭名故與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隨聲佐鬪者有不同也且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公彥疏尙未能一一申明繼公獨逐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則亦不病其異同矣卷末各附正誤考辨字句頗詳知非徒騁虛

詞者其喪服傳一篇以其兼釋記文知作於記後
又疑為鄭康成散附經記之下而不敢移其舊第
又十三篇後之記朱子經傳通解皆割裂其語分
屬經文各條之下繼公則謂諸篇之記有特為一
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有兼為數條而發
者亦有於經義之外別見他禮者不敢移掇其文
失記者之意自比於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
之可卷末特為後序一篇記之則繼公所學猶有
先儒謹嚴之遺固異乎王柏吳澄諸人奮筆而改

經者也

經禮補逸九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字德輔祁門人泰定丙寅舉於
鄉元亡不仕明初徵脩元史以老疾辭歸洪武五
年卒於家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取儀禮周官
大小戴記春秋三傳以及諸經之文有涉於禮者
以吉凶軍賓嘉五禮統之吉禮之目六十有八凶
禮之目五十有七軍禮之目二十有五賓禮之目
十有三嘉禮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禮經附說終焉

克寬究心道學於禮家度數非所深求於著書體例亦不甚講如每條必標出典是矣乃一類之中條條連綴書之合爲一篇文相屬而語不屬遂參差無緒又此書實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載春秋失禮之事雜列古制之中如祠禮之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嘗禮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烝禮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閱禮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朝禮春秋之書朝三十六遇禮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濇會禮之春秋書

會九十五錫命禮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燕饗禮之莊公四年夫人饗齊侯于祝丘尙略繫以論說糾正其謬至於祫嘗禮之文公二年躋僖公又諸侯大祫禮亦引此條賻贈禮之隱公元年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武氏子來求賻禮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親禭會葬禮之襄公二年諸姜宗婦來送葬皆失禮之尤乃臚列其文不置一語不幾使讀者謂古禮當如是乎至於祭寒暑禮下詆鄭康成徒見木鐸徇令一節與夏

書孟春合遂指正月爲夏正似未見隋書經籍志
載康成注書祇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禮謂月
令漢儒所作指爲呂不韋作者不知何據似未見
呂氏春秋有十二月紀亦殊疎漏程敏政篁墩集
有書是書後曰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先生
既歿悉被一人竊去攘爲己書經禮補逸一編尤
號精確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
麗而無刊補真贗之迹瞭然甚明先生元孫文彙
等力圖刊布因爲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別

爲附錄一卷云云此本有附錄關文行狀之類而
無其像亦無敏政此跋或後人別得改竄之本刻
之歟以其元人舊帙議論尙不失醇正姑存以備
一家焉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二部也其詮釋七例與周官義疏
同分經文爲四十卷冠以綱領一卷釋宮一卷不
入卷數殿以禮器圖四卷禮節圖四卷儀禮至爲

難讀鄭注文句古奧亦不易解又全爲名物度數之學不可以空言騁辯故宋儒多避之不講卽偶有論述亦多不傳惟元敖繼公儀禮集說疏通鄭注而糾正其失號爲善本故是編大旨以繼公所說爲宗而參核諸家以補正其舛漏至於今文古文之同異則全採鄭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經文記文之次第則一從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說所分章段則多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以楊復敖繼公之說互相參校釋宮則用朱子點定李如圭本禮器

則用聶崇義三禮圖本禮節用楊復儀禮圖本而一一刊其譌繆拾其疎脫舉數百年度閣之塵編搜剔疏爬使疑義奧詞渙然冰釋先王舊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證之功實較他經爲倍蓰豈非遭遇

聖朝表章古學萬世一時之嘉會歟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

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全錄

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略以己意斷之
因其文古奧難通故竝爲之句讀馬端臨文獻通
考載其父廷鸞儀禮注疏序稱其家有景德中官
本儀禮疏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
以監本附益之手自點校并取朱子禮書與其門
人高弟黃氏楊氏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於其上
今廷鸞之書不傳爾岐是編體例略與相近案禮
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注曰離經斷句絕也則句
讀爲講經之先務沈約宋書樂志於他樂歌皆連

書惟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有聲音而無文義恐
迷其句遂每句空一字書之則難句者爲之離析
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異考證尤詳所校除監本
外則有唐開成石經本元吳澄本及陸德明音義
朱子與黃幹所次經傳通解諸家其謬誤脫落衍
羨顛倒經注混淆之處皆參考得實又明西安王
堯惠所刻石經補字最爲舛錯亦一一駁正蓋儀
禮一經自韓愈已苦難讀故習者愈少傳刻之譌
愈甚爾岐茲編於學者可謂有功矣顧炎武少所

推許而其與汪琬書云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
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頗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
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
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又其廣師
一篇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乃推
挹之甚至非徒然也爾岐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
稱尙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今不在此編中
然此編乃新刊之本無所佚脫或是卷又自別行
歟

儀禮商二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縣人是書取儀禮十
七篇篇為之說頗有新義而亦勇於信心前有應
搗謙序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其聘
禮解衣之裼襲謂裘外之衣謂之裼衣裼衣即禮
服聘禮既聘而享賓主皆裼以將事推此則凡裘
外之裼衣皆禮服矣考聘禮鄭注曰裼者免上衣
見裼衣則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賈疏曰假令冬
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

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則禮服也如斯大之說則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等矣至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蓋諸侯皮弁視朔特以錦衣爲裼未聞其不加皮弁服而專用錦衣也玉藻又謂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綃衣以裼之大夫助祭服爵弁純衣亦特以元綃衣爲裼未聞其不用純衣而用元綃衣也然則謂裼衣之上無禮服不特迂注且悖經矣斯大又謂襲衣乃於裼衣上加深衣蓋裼衣直衿故露美深

衣交衽故不露美也今卽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服之下爲朝服朝服之下爲元端元端之下爲深衣深衣爲庶人之服聘禮重聘而輕享若享時皮弁而裼聘時深衣而襲則聘服反殺於享服三等矣隆殺之義何在乎且主國之君與使臣行聘於廟而各服庶人之服以相見以爲此其充美無是理也其廟寢圖列東西箱在東西堂之下如今廊廡考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公揖退於箱下又云公降再拜若箱在堂下則旣退於箱又何降乎故鄭

注以箱爲堂上東夾之前漢書董賢傳太皇太后
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則東箱非廊廡閒明矣王
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右个清晏李善注引杜預左
傳注曰个東西箱也東西个在堂上則東西箱不
在堂下明矣斯大所圖亦非經義也然斯大學本
淹通用思尤銳其合處往往發明前人所未發卷
末附荅應嗣寅書辨治朝無堂尤爲精核棄所短
而取所長亦深有助於考證也

儀禮述注十七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書取鄭
注賈疏總撮大義而節取其辭亦閒取諸家異同
之說附於後其中注疏原文有可刪削者如土冠
禮筮人執筴抽上韝注曰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韝
丸也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杜注冰韝丸或云韝丸箭筈方言曰弓藏謂之韝
或謂之韝丸後漢書南匈奴傳曰今齋雜繒五百
匹弓韝韝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廣雅作鞞玃此
傍借韝丸以明韝字之訓非經之正義刪之可也

至如士冠禮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注贊酌者賓
尊不入房光坡節此二句則賓不自酌而用贊者
義遂不明爲刪所不應刪矣又注載古文今文最
關經義如士喪禮設決麗于擊注引古文擊作挽
考管子弟子職飯必捧擊羹不以手呂覽本味篇
述蕩之擊高誘注曰擊古手挽之字也據此則以
古文之挽證今文之擊義更明晰而光坡概節之
亦爲太簡其旁採諸家之言尤時有未審如公食
大夫禮曰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飲酒先言飲明

非獻酬之酒也又曰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
豆東注食有酒者優賓也光坡引楊孚之說曰上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疏云酒漿皆以醕口此進設
于豆東疏又云漿以醕口不用酒主人猶設之是
以優賓兩說牴牾不同下文祭飲酒于上豆之間
魚腊醬清不祭夫魚腊醬清不祭而祭飲酒則知
酒以優賓但賓不舉耳豈醕口之物哉當以優賓
之義爲正云云今考賈前疏云酒漿皆以醕口謂
二飲本竝設以待賓用也後疏云漿以醕口不用

酒謂二飲雖竝設其實賓止用漿耳前後一義相承竝無牴牾楊氏殊未解疏意至於鄭注優賓之義亦謂賓酌口止用漿而主人仍特設酒故曰優賓下文之祭飲酒乃賓加敬以報酌禮之優與他篇獻酬之酒祭酒不同觀鄭上注明云飲酒非獻酬之酒則爲飯後潔口之物可知楊氏以設飲酒爲優賓而謂飲酒非以酌口於鄭注優賓之義亦爲未明且考周禮酒人曰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賈疏飲酒食

之酒者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之酒是酌口之酒則楊氏謂飲酒非酌口之物與酒人經注皆相矛盾矣光坡取之實未深考然如士冠禮母拜受子拜送光坡謂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其義最允蓋此拜受如大射儀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乃拜受觚非公先拜其卿大夫也又如特性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尸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孫也凡此之類頗有可取又如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

降一等萬斯同據以為嫂叔有服之證光坡不取其說亦深有決擇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尤世所罕習幾以為故紙而棄之注其書者寥寥數家即郝敬完解之類稍著於世者亦大抵影響揣摩橫生臆見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為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家避而不道也光坡此編雖瑕瑜互見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亦足為說禮之初津矣

儀禮析疑十七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大旨在舉儀禮之可疑者而詳辨之其無可疑者竝經文不錄苞於三禮之學周禮差深晚年自謂治儀禮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頗勇於自信如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康成讀缺如頰弁之頰敖繼公則謂以緇布一條圍冠為缺項別以一物貫之其兩相又以纓屬自來講儀禮者多用其說苞謂既有紒以束髮何為又以緇布圍冠據經文乃以青組為緇

後屬缺項而前繫於兩相以結於頤下不知鄭氏
讀缺爲頰固爲改字而別注云項中有緹疏謂兩
頭皆爲緹別繩穿緹中結之廣韻訓緹爲缺類篇
曰緹結也則鄭之此注大可依據明是缺項有布
爲之結然後加繩敖繼公說猶有未詳苞則去敖
氏更遠矣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苞云致幣之儀
不具何也士庶人所通行人皆知之夫經文儷皮
以下旣曰如納吉禮則非以人所通行而略之也
且束帛爲十端詳於周禮鄭注禮記雜記注十箇

爲束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苞第云執一兩以
致辭則一兩不知爲何語矣有司徹侑俎二字蓋
總挈羊左肩左肫以下下節侑俎則以起羊肺諸
品而苞以前文有侑有俎謂此衍文果如所說則
與下侑俎不配皆不詳考之故也然其用功旣深
發明處亦復不少於士相見禮辨注謂賓反見卽
有燕禮之非辨張侯下綱之文所以見於鄉射而
不載於大射儀之故皆由周禮以通之於聘禮公
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以爲待公旣拜

然後反還振幣於覲禮侯氏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解使者不荅以王命未宣不敢受拜禮皆細心體
認合乎經義其他稱是者尙夥檢其全書要爲瑜
多於瑕也

儀禮章句十七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國朝吳廷華撰廷華字中林初名蘭芳仁和人康熙
甲午舉人由中書舍人歷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
初嘗薦修三禮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廷華去官後
寄居蕭寺穿穴賈孔著二禮疑義數十卷案廷華

所著周禮疑義今未之見而此書則名章句未審
別有儀禮疑義抑或改名章句也其書以張爾岐
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
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
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
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閒採他說附案以發
明之於喪禮尤爲詳審如喪服嫡孫條疏謂祖孫
本非一體此謂祖爲適子服斬故於孫不重服特
隆於大功疏說非是士喪禮陳大斂具條熬黍稷

各二筐敖繼公謂置此代奠此獨從注說謂設以聚蟻去熬而蟻亦俱去蓋善法也又謂既夕禮皆木桁久之句久當作廬人灸諸牆之灸柱也以辨注疏之非又謂祖奠主人當在柩東奠在其南則亦在柩東注謂主人及奠俱在柩西非是頗見精確惟於三年之喪過信毛奇齡三十六月之說不知此說倡自唐王元感當時已爲禮官所駁閻若璩潛邱劄記辨之尤悉廷華蓋偶未考又謂袒免之免疑襯冠者案疏謂明鬢與括髮以麻布自項鄉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免亦如之但布廣一寸爲異未聞有襯冠其說亦穿鑿然其章分句釋箋疏明簡於經學固不爲無補也

補饗禮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以儀禮十七篇有燕禮有公食大夫禮而獨無饗禮然其見於周官春秋傳禮記者猶可得而考元吳澄作纂言及考注嘗有補經八篇補傳十篇獨於饗禮之文未有特著蓋緣聘覲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可以

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饗之爲禮也大非一聘覲所能該有祭帝祫祭之大饗復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及凡饗賓客之不同使不自爲一篇則雖諸書可考亦無自而察其全因據周官賓客之禮聯事而比次之竝取左傳禮記中相發明者條注於下爲補饗禮一卷考敖繼公儀禮集說序曰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則是逸之也云云據其所考則儀禮本有饗禮一篇經文可證錦之所補非屬鑿

空且是編以周官爲宗周禮固儀禮綱領以經補經固無訾於不類至於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成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至薦籩不薦籩之異文庭燎門燎掌于閤人甸人之殊說竝兩存其義不生穿鑿亦勝於空談臆斷之學雖寥寥不滿二十葉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廢也

禮經本義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蔡德晉撰德晉字仁錫無錫人雍正丙午舉人

乾隆初以楊名時薦官司務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澄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互相參證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頗悉亦閒出新義如士冠禮文白履以魁柎之鄭注魁蜃蛤柎注也蓋以蛤灰柎注於履取其潔素說文所云魁蛤是其確證乃引萬斯大之說謂魁以木爲之明時巾帽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於此殊不免杜撰無稽然如士冠禮經文曰卽筵坐櫛設筓敖繼公以爲固冠之筓

德晉則謂筓有二種一是髻內安髮之筓一是弁冕固冠之筓此未加冠明是安髮之筓繼公所說爲誤則亦頗辨析精密爲前儒所未及也

宮室考十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寧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日辟雍考據頗爲詳核惟謂房東爲東廂西爲西廂北墉東墉西墉南戶屬諸堂東爲東

堂西爲西堂堂上東西牆曰序序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南墉東墉西墉北戶偏諸東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如其所說則東西廂在房之東西東西夾室在堂之東西東西廂之南東西夾室之北則四東西堂矣然考之經傳實全無根據儀禮覲禮篇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疏曰卽西箱也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璞注曰夾室前堂據此則東西廂卽東西堂明在東西夾室之前而啟

運謂在東西夾室之後誤矣公食大夫禮曰公揖退於箱下公受宰夫東帛以侑西鄉立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受東帛於序端蓋東廂卽接序端公當於序端受東帛故先立於東廂以俟之地近則事便也若東廂在東房之東夾室之北則南距序端中間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則往來不便孰甚焉是證以經文無一相合又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顏師古注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若東箱僻在房東遠在夾北則又何從側

耳聽乎又金日磾傳莽何羅從外入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蓋從東堂趨室內故云從外入也若東廂在房東夾北則是從內出矣後漢書周舉傳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則東廂不應在房東夾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無一相合且儀禮燕禮小臣共槃匱在東堂下注曰爲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蓋降東階就槃匱故其槃匱在東堂下就近也啟運謂東堂在東夾北則是公降盥於東夾北之堂下豈經義乎又特牲饋食禮主

婦視饋饗於西堂下注曰近西壁南齊于坵如東堂在東夾北則注於堂下當云北齊于坵矣啟運不究儀禮全經自立新說故其失如此又謂周之爲學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東膠左之後曰東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後曰虞庠於四郊先爲四國學南之東曰東膠北之東曰東序南之西爲瞽宗北之西爲虞庠今考周太學曰東膠在公宮南之左小學曰虞庠在西郊見於王制注三代之學所在無文至劉敞始謂辟廱居中其北爲虞學其

東爲夏學其西爲殷學至陸佃禮象始謂辟廱居
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啟
運蓋襲其說遂謂四代之學皆在學中而不考其
無所出又三禮義宗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
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謂
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
郊之虞庠據此則周特爲虞庠於四郊而啟運謂
竝立東序瞽宗于郊尤爲特創不足據也他若謂
宗廟在雉門內引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

于觀之上穀梁傳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如此之類則頗爲精審可以與鄭注相參
矣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啟運能研究鉤貫使條理
秩然雖閒有疵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窮經之
目矣

肆獻裸饋食禮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是編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
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
得於經則求諸注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

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繹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爲節次每節皆先撮己說而自注其說之所出其後竝附載經傳較之黃榦所續祭禮更爲精密其中如吉蠲篇省牲視濯節曰饗人概鼎廩人概甑甗司宮概豆籩及勺爵今考周禮天官世婦曰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齊盛賈疏謂少牢濯概以饗人廩人司宮者彼大夫家無婦官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婦官與彼異啟運

此書旣推天子之禮而仍據少牢之文則世婦帥女宮濯溉之文遂無歸宿又列位節啟運謂同姓皆在阼階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父世同則弟不妨先兄觀中庸於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案同姓之位舊說多岐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謂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與公侯列西階孔意蓋

欲使中庸與文王世子二義并歸一義其說尙爲
意測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
與穆齒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注曰昭
穆猶特牲少牢饋食禮之眾兄弟則兄弟賜爵以
齒其位亦以齒確有明文啟運不用孔義又不用
鄭義別勅昭穆不序齒之說與經義殊爲不合又
正祭篇有薦幣節自注云據薛氏禮圖鄭氏孔氏
皆未及引大宰小宰文及大戴禮諸侯遷廟禮爲
據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上承祀

五帝之文不與宗廟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贊玉幣
爵之事裸將之事賈疏云贊玉幣爵據祭天而下
云裸將是據祭宗廟則贊幣非祭宗廟明矣大宗
伯以玉作六器其幣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據祀五
帝也惟諸侯遷廟禮有云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
以嘉幣告於皇考今考宗廟之禮惟告奠有幣而
祭無幣故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注曰牲當爲制
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幣
諸侯遷廟禮明云成廟將徙敢告又云告事畢乃

金匱要略卷二十一
禮部
曰擇日爲祭焉則告禮而非祭禮明甚而啟運以
之證宗廟正祭亦爲牽附又正祭篇曰后又羞籩
二糗餌粉餈羞豆二醢食糝食內饗贊薦自注云
孔疏但云內饗薦茲據薛氏禮圖今考內饗職曰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無薦內羞明文孔疏
亦無所出又春官內宗曰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
籩夫加豆籩隆於內羞王后已不親薦況內羞乎
啟運沿薛圖之誤亦爲失考然大致綜覈諸家首
尾融貫極有倫要如后薦朝事豆籩啟運列在納

牲之前薛圖列在三獻之後今考內宰疏曰王出
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籩王
牽牲入則啟運之說確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
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其下云君親牽牲大夫
贊幣而從據此則朝事薦豆籩賈疏列在納牲之
前甚確薛圖舛謬亦復顯然又后薦饋食之豆籩
啟運列在五獻之前薛圖列在五獻之後今考鄭
司尊彝注曰饋獻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
云薦孰時則其時初薦孰而未及五獻甚明故少

牢禮主婦薦韭菹醢葵菹羸醢尚在尸未入以前卽知后於饋食薦豆籩必不在五獻以後凡此之類啟運考正薛圖之誤俱精核分明存而錄之與續儀禮通解亦可以詳略互考焉

儀禮釋宮增注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

子儀禮釋宮一篇

案釋宮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

大典尙未顯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稱而附著其故於此爲之詳注

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

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鄭注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閒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閒鄉飲酒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閒在西而房戶閒爲正中明矣此大夫士無西房之顯證永乃謂賓坐戶牖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賓於西北其實在北而正中不知鄉飲酒義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東北若以永說推

之則鄉飲酒禮注所謂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其東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鄉飲酒禮所謂僎席在賓東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東北也其說殊有難通且鄉飲酒義亦云主人坐于東南卽知坐賓西北自據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又詩斯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永謂詩南東其畝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此燕寢室

內或開西戶以達於東房考燕寢西戶之制不見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則燕寢也而注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南嚮也卽以漢制考之漢書龔勝傳云勝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若爲西向之戶則入戶卽東行矣然則燕寢戶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說略無所據也其他若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雜記大戴禮夾室二字乃指夾與室言之本各一處注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間曰宁

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內邢疏前說為得其後說又以為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爾雅注宁正門內兩塾閒乃與詩之著義同非門屏閒之宁也如此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儀禮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書取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五篇為之疏箋各數十條每篇後又各為監本刊誤卷未附

左右異尚考一篇考證頗為精核如謂牲二十一體兼有髀周禮內饗及士昏禮兩疏乃不數髀陳祥道則去髀而用殼殊為舛誤又謂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脅不及肩臂臑之骨不知士虞記云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臑折亦謂之折俎則脊脅亦折可知又辨萬斯大解緇布缺項及廟寢之誤又辨士喪禮眾主人在其後鄭注所云庶昆弟于死者乃為眾子是斬衰之親敖繼公謂齊衰大功之親殊誤又謂婦人俠牀東面鄭注所云妻妾子姓

乃謂死者之妻萬斯大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鄭義凡斯之類其說皆具有典據足訂舊義之譌其中過於推求轉致疎舛者如士冠禮注今時卒吏及假吏也彤謂後漢志司隸校尉州刺史竝有假劉昭注引漢官雒陽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衍考後漢書光武紀有宐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百官志謂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太僕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廷尉卿有假佐一人司

隸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假佐佐卽吏也故志稱佐吏以下則鄭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誤又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云榮屋翼也釋宮引說文屋栒之兩頭起者爲榮栒卽檐也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彤據此指郭璞上林賦注所云南榮屋南檐者爲誤考景福殿賦曰南距陽榮北極幽崖是南檐通名榮之顯證亦不得云郭注爲誤又士喪禮牢中笄寸注云牢讀爲樓彤雖深信鄭注而終以牢讀爲樓無他證考焦延壽易

林曰失志懷憂如幽狴牢又曰失羊補牢無益於憂爲韻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高誘注曰牢讀如屋雷之雷楚人謂牢爲雷蓋蕭有豪尤四韻古音本通鄭注卽從當時之讀又考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至鄯善入牢蘭海牢蘭卽樓蘭尤與鄭注闇合形疑無證是未深考又喪服曰布總箭笄髻衰三年注曰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形不

取此注別用喪服小記疏所引皇侃之說謂斬衰麻髻齊衰布髻皆未成服之髻其旣成服則髻不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條注中髻露紒之文以證麻布二髻外別爲一露髻之髻不知鄭注雖云髻露紒而其下更有髻亦用麻之文其注士喪禮亦同蓋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髻之去纚旣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項卻交於額則髻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喪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髻亦用麻等句遂指鄭注以髻服三年之髻爲露紒之髻不

儀禮集編四十卷
用麻布斯亦誣矣彤安得據以攻鄭耶然自此數條之外則大抵援據淹通無可訾議蓋彤三禮之學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此書所論亦亞於所作周官祿田考而密於所作尙書小疏焉

儀禮集編四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龍里縣知縣是書成於乾隆丁卯哀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已意浙江遺書總錄作十七卷且稱積帙共二千餘翻爲卷僅十七者案經篇數分之不欲

於一篇之中橫隔也然此本目錄列十七卷書則實四十卷蓋終以卷軸太重不得已而分之總錄又稱末附勘正監本石經補顧炎武張爾岐之闕此本亦有錄而無書豈總錄但據目錄載之歟其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蓋編纂之初不得不權立此例以便尋省惜未卒業而門人繼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吳澄亦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槩故是編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

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爲謹嚴無淺學空腹高談輕排鄭賈之錮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證尤詳雖持論時有出入而可備參考者多在近時說禮之家固不失爲根據之學矣

附錄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車垓撰垓字經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縣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從兄若水皆受業於季父安行安行受業於陳埴埴受業於朱子故垓是書一仿文公家禮而補其所未備有圖有說有名義有提要凡正服義服加服降服皆推闡明晰具有條理牟楷序謂家禮著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蓋不誣也朱彝尊經義考曰車氏書余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卷八書目爲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

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
總麻卷九爲深衣疑義其標題則仍稱九卷注存
而不注闕蓋未敢斷後二卷之必佚然今所傳寫
皆與彝尊本同則此二卷已佚矣據馬良驥所作
垓行狀其深衣疑義本別爲一書特附錄於此書
之後良驥所舉用皇氏廣頭在下之注以續衽爲
裳之上衣之笄者說亦頗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康熙庚

戌進士第二官至刑部尙書是編乃其家居讀禮
時所輯歸田以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藁而
後成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
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采眾說剖析其義於歷
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
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日喪期二
日喪服三日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
禮七日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異同則有表喪
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蓋乾

學傳是樓藏書甲於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眾力以為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乾學又欲并脩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歿然是書蒐羅富有秦蕙田五禮通考即因其義例而成之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於是焉

右禮類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二百四十四卷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

附於儀禮蓋周官凶禮無專門禮記又儀禮之義疏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為根柢故從其本而類附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

番禺史悠晉初校南海廖廷相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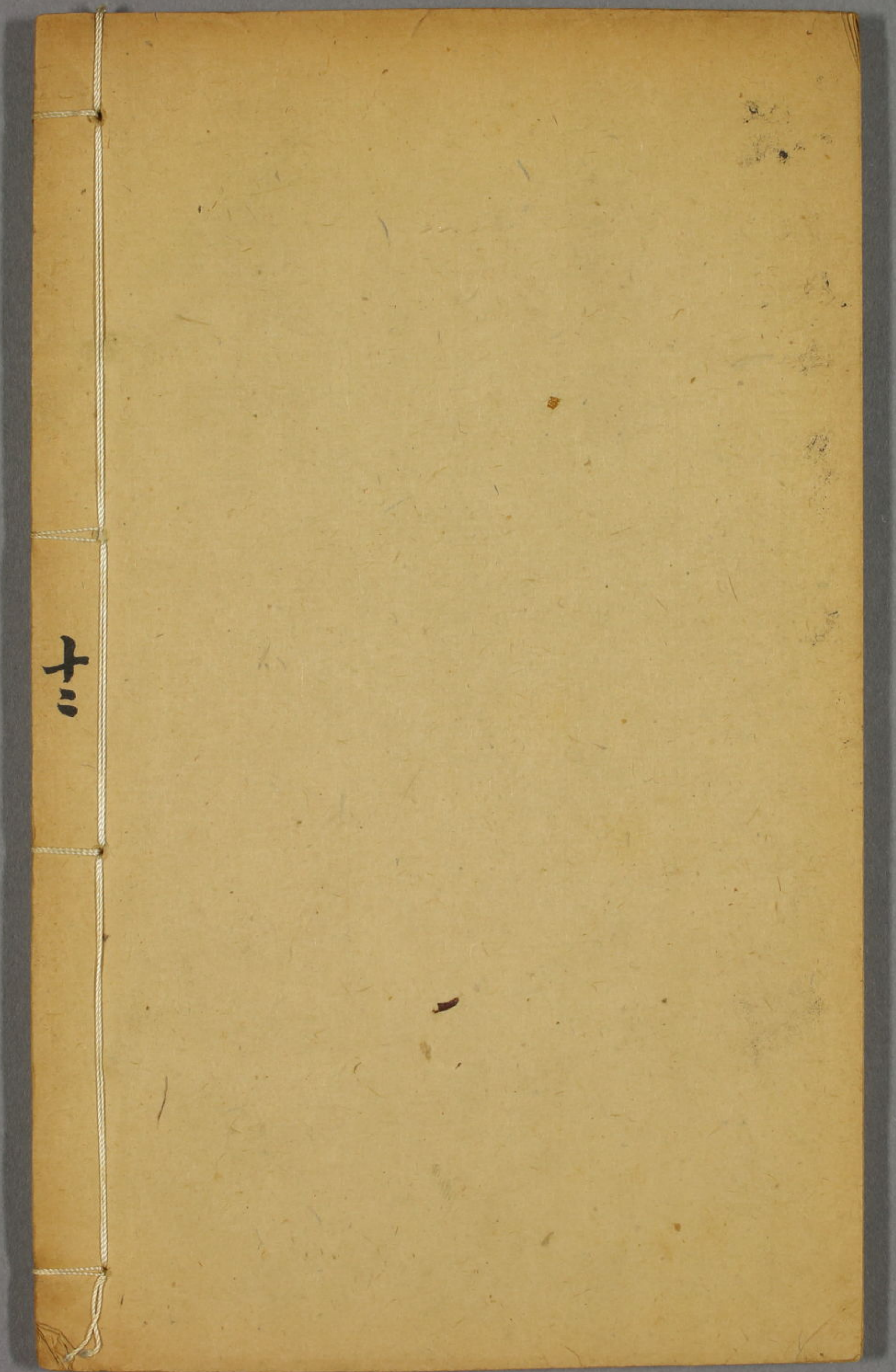
金史四庫全書系目錄卷二十一

金史四庫全書系目錄卷二十一

其本而後出也

其本而後出也

其本而後出也



十